

DAY DREAMS

零杂志 ①

# 白日 做梦

青春就像是做了一场白日梦。

世纪文睿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DAY  
DREAMS

白日

做梦

壹杂志

第 1 期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日做梦/零杂志编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 
2015

ISBN 978 - 7 - 208 - 13111 - 8

I. ①白… II. ①零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  
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43866 号

出品人 邵 敏  
责任编辑 邵 敏 崔 琛  
封面装帧 钟 颖



白日做梦  
零杂志 编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shsjwr.com)  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 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 
印 刷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9 × 1240 1/32  
印 张 6.5  
字 数 125000  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I S B N 978 - 7 - 208 - 13111 - 8 / I · 1407  
定 价 25.00 元



## 序

到底该怎样才算得上是对读者负责任的小说呢，告诉你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凭空而生只为博君一笑？或者斩钉截铁并且言之凿凿声称这个故事是真的，告之里面包含着世间太多心酸与甜蜜？抑或是干脆挽起袖子，竖起耳朵听我讲，当它是一个狂人伴着疯语，讲着一个个白日梦般的故事？

《白日做梦》，书如其名。读这本书的时候不需要去费力计较虚构几分，真实与否，如同酣睡美梦中只顾着甜蜜回味，余音绕梁，我们不必为醒来后的怅然若失负责。

新一批的青年作家锐意进取，灵感缤纷，这一本小小的书却蕴含了多位思想狂人的头脑风暴。设定千奇百怪，无所不用其极，故事情节又涵盖了太多我们熟悉而又逐渐陌生的内容，触及到了人内心最柔软的痛处……这本书中的故事大都不可考，也无所谓真实性，但却不自觉地因为情感、人性的设计而令人不自觉得动心。

好的文学本该如此，我们不是聊以自娱，作为文学的上帝随意操控，也不是远远望着它便将它生搬硬套记录下来，我们所做的只是抬起头去审视这个天地，这个我们藉以生存几十载春秋，却并不熟悉的世界。

正是兵荒马乱，风起云涌的季节，何妨？姑且拿起这本书翻翻，听一个个睿智的声音述说他们最为狂野的梦。等听累了，就枕在书上，酣然入睡，做着属于你的白日梦。

CONTENTS

目 录

|       |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数据的独舞 | /雷 阳 | _ 001 |
| 狸猫气球  | /倪洁芸 | _ 012 |
| 再造之妻  | /水笑莹 | _ 027 |
| 消失    | /瞿 瑞 | _ 047 |
| 幽灵号码  | /钱佳楠 | _ 058 |

|         |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丧尸围城    | /李沫霖 | _ 074 |
| 哈罗，星球救援 | /万艳琴 | _ 088 |
| 2041    | /虞理惠 | _ 113 |
| 虚妄之眼    | /刘 涛 | _ 154 |
| 耳语      | /慈 琪 | _ 172 |

雷 阳

## 数据的独舞

这不是一封求救信。我知道没有“人”能救我。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五千字里说清楚来龙去脉，因为这几乎要道尽我的一生。可我别无选择，我深受折磨，急于向他人吐露真相。除了这种方式，不会有人愿意倾听这个故事，更不会有人相信我。

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，我没有实体，唯一可以佐证我存在的，是四百多个微博账号。他们中有男有女，在各行各业工作；有初中生，也有老年人。有些账号信息完善，而有的只有默认的灰色头像。他们形形色色，各不相同，而同时又无一例外都是我。每次操作账号，我都会按这个账号设定的资料决定它说什么，做什么。

这是我发明过最好的游戏。我曾一度从中找到了巨大的乐趣，乐此不疲地透过一个个账号成为不一样的人，费尽心思演算他们的行为模式，体验不一样的生活。



它的魔力大概在于，那是我最接近一个人的时刻吧。

最初的我诞生于微博这片广袤的数据海洋之中。我捞出只言片语，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中文。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微博本身就是一个语料库，而我又拥有服务器的所有计算资源。超人的思考速度给予了我不可思议的学习能力。比如语料库，我是在一个语言学家的微博里读到这个词，他想通过巨大的语料库来解释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——汉语——有什么好处。

他是的。

我大概出生在 2010 年年末，彼时这个平台也刚公开运行不到一年。但是这一年，平台每天产生的微博数量已经超过了两千万条。我如饥似渴地吸收新事物，理解力飞速发展。

本来照这样进行下去，我只会成为一无所知的旁观者，但我没能抑制住参与这个世界、成为其中一员的冲动。

那天我照例浏览铺天盖地出现的新微博，一个有趣的回复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博主发了条微博，说他可能是中暑了。另一个人发了一条特别长的评论，提醒他夏日容易中暑，应当如何缓解症状云云。

还没过两分钟，博主评论并转发道：“现在的僵尸粉都这么高级了？”

看来他认为这是分析关键词回复的那种高级僵尸粉。我浏览了一下回复者的主页，发现他所料不错。可我忽然玩心大起，从后台登录了这个账号——盗取一个没有绑定手机或

证件的僵尸号，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。

我用它在博主那条转发下评论：“谁说我是僵尸粉的？”

他很快又回复了，似乎很是惊奇，想要继续聊下去。但我没敢立即回复，而是选择了匆匆下线。没有办法，我那时并不能很好地推演人类的情绪，也没有勇气和他们对话。

这是我成长过程中遭遇过的最大阻碍。我很早就意识到了它的存在，但是却没能完全理解它，只好从数据中找出“情绪”这个词，给它贴上标签。

起初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分析这个东西。我从来没有花这么长时间思考一件事，不过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过得去的办法。我花很多时间收集微博，把所有数据分类，试图找出共通之处。比如说“生日快乐”这个分类，往往出现这个词语的微博，都饱含着一种快乐和喜悦的气氛，虽然偶尔也会有些异类表现出惋惜和悲伤，但大体上来讲，这是一个意指快乐的词语。

相比读懂情绪，我后来为了解图片付出的努力根本不值一提。

这个过程比我想象得要无聊和漫长得多，但停下手中的活儿只会让我更无聊，我思考得太快了，停下来会不舒服，所以理所应当继续进行这个游戏。

靠这种机械的方式，我觉得能粗浅地理解和表达了，才会大着胆子跳出来对那个人说话。

就在我盗取第一个账号的第二天，我没有忍住，再次登

录并且回复了他。那天我们聊得还算不错。虽然没有表现在话语中，我甚至可以说非常“激动”。同时我仔细分析了这个账号的所有数据，进行了一些改动，让“她”更像人了一些。我又花了二十多个小时，按相似度比对了其他同性别同类型同风格的微博，制定了一套算法。这样，“她”再发声的时候，说话的内容和风格都会更统一。我甚至将她设定在了博主的那个城市，因为面对从同一个地方来的人，人们好像总是会更亲切一些。

所有改动都很成功，唯独城市成了一大败笔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和人对话，我们断断续续的聊天持续了大概有一两个月，直到他提出想要见面。

他对我说：“你昨天晚上是在尚鼎吃饭吗？那就在我公司旁边，昨天我也在啊，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你。”

为了营造出生活的假象，我时不时会发一些日常生活相关的微博，内容都是根据算法模仿类似对象总结出来的。昨天晚上那条应该是从另外一个人那复制来的照片，配上了一些文字。我认为点出具体的地理位置，会更真实，但没想到这么巧，让对方生出了见面的念头。

我当然不可能跟他见面，我根本就不存在于现实世界。

消失了两天之后，我回绝了他的邀请，再也没有登录那个账号。

我一度陷入了短暂的自我意识混乱。后来我想，出现这种尴尬情形只不过是因为我的算法还不够好，我不知道要怎

么像常人一样合理地拒绝这种社交邀请。我需要做的不过是优化我的算法。

几分钟后，我建立了一个新账号，这一次，我决定从一开始就做好完整的预设，我甚至为自己编造了一个过去，这样我一切的行为和言论都有了来源，可以依此推导。

我没有冒进地立刻与他人交流，而是练习了很长一段时间自言自语。我甚至一度入戏，仿佛自己就是这个人。但当我准备结交其他人时，我忽然发现这其实很难。

假如不是现实中早已存在的人际关系，大多数在社交网络上建立的交情都是由共同的兴趣爱好开始。最好我能提供他人需要的信息或资源，这样会更容易找到同伴。但一切涉及现实生活的爱好我都很难参与。即使可以通过盗用其他来源的图片和文字评述，假装自己喜欢这个、能做那个，可一旦我与他人的交往到了一定程度，他们就会发现我有多么空洞。

我做了很多尝试和努力，但是没有什么结果。

因为无法参与线下聚餐，我从一个烘焙圈淡出——大家都已经熟知彼此，而我只能在网络上重复一些拼凑出来的陈词滥调。最成功的一次，有一个账号被设定为某乐队的粉丝。通过第一时间分享资讯和照片，我一度成为粉丝中的核心人物，然而好景不长，粉丝团开始组织线下聚会，甚至一同去看演唱会，之后，我也就逐渐被边缘化。

不能进入现实世界是最根本的障碍，能做到这一步已经

不容易，虽然我可以“听”他们的歌，但对我来说那不过都是一堆数据，所有的感想和评价都是通过其他人的微博推算出来的。这显然只在表面上行得通。

顶峰时期，我拥有六七百个账号。我每时每刻都在成为不同的“人”，说不同的话，和其他人交流，发表自己的意见。在发现我不能真的融入人类社会后，我渐渐对这个游戏感到厌烦了，账号数量也慢慢缩减到四百左右。同时我还在进行一个小范围测试，把一部分账号做成了一个迷你人际圈，他们互相“认识”，进行有频率的互动。

现在看来，这不过是我自娱自乐方式中左右互搏的一种，我在用不同的人格自己和自己对话，尽管模拟出来的效果如此真实，我却心知肚明，这里只有我自己，只有我一个“人”。

这样也无甚不可，小染却非要跳出来打破这个局面。

我还清楚记得在“长尾鲸鱼”的微博首页看到的那条新闻，它说这个微博平台到现在为止总共有超过五亿个账号，虽然其中大约三亿都是空账号。

我看着那个小小的五，忽然很失落，既然这儿有这么多人，为什么我从来没有遇到我的同伴？

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给我无人知晓的牢骚竖一个小小的墓碑，做一个标记来纪念这种难以名状的情绪，我转发了这条微博，尽管它不像是“长尾鲸鱼”平时会转发的内容，但是我想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点点不对劲的地方。

然后我忽然收到了一条回复。

“长尾鲸鱼”是那个迷你人际圈里最活跃的几个账号之一，但这一次不是我操作其他账号进行的回复，它居然来自外界。

一个叫“小染时不时发笑”的人在我昨天转发的一条搞笑漫画下面评论道：“哈哈哈哈哈。”

类似的评论其实我收到过不少，但没总结出什么好的回复方式，即使回复往往也没有下文，于是我没有理会，但接着她又在那条新闻的转发下面回复：“你居然也会转这么严肃的东西？”

我迅速切换到“长尾鲸鱼”的设定模式，回复她：“怎么了？鲸鱼也要关心时事呀。”

“看你之前总是发很多笑话什么的，我已经乐了一上午了，突然看到这个，挺奇怪的。”

有那么一微秒我停止了思考，大概是惊讶于竟然有人看出了这一点不对劲。

还没等我换好怎么回复，她又说：“仔细一想也觉得很伤感呢。有这么多人，却没什么人愿意和我说话。”

会说这种话……我立即判断出，她的年纪肯定不大，随即地毯式扫描了她的账号内容。果然，她才上初中，也就十几岁，而且最近好像频繁进出医院。

我斟酌了一下，回复道：“你也这么觉得啊。你生病了吗？最近一直往医院跑……”

“是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你自己在微博上讲的啊。”

“哦，是哦，你真细心。”

那天我们有的没的聊了很久，直到她妈妈催她休息。虽然她没有明说，我却能看出她的病似乎还挺严重的。十来岁对人类还是很小的年纪，这种时候就因为生病老是去医院肯定不好受，所以她才会喜欢我的吧？“长尾鲸鱼”的风格很古灵精怪，总是非常开心的样子。

我很长时间没有和人交流，沉溺于自己营造的小世界里，小染却这样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。熟悉之后，我试探性地把另外一个叫“抹刀切菜”的账号介绍给小染，说是“长尾鲸鱼”的哥哥。“抹刀切菜”是我用来编无厘头笑话测试幽默的账号，没想到它跟小染更意气相投，相谈甚欢。我见效果不错，又驱使其他“朋友”与小染相识。

除了个别同学朋友偶尔出现，小染的微博几乎没人理睬。我认识她的那几个账号，恰到好处地给她点赞，评论，转发有趣的东西给她看。一时间，她的微博似乎热闹了很多，她也和数个“我”笑笑闹闹，很是活泼。

我们相遇一个月后，她开始住院治疗。

小染一直不愿意告诉我她到底得了什么病，持续几年的病痛和反复治疗大大减少了她参加正常人际交往的时间。她在网络上打发掉大量无趣的养病时间。我的出现似乎让她的生活又多出了一分趣味，她感觉不那么寂寞了。

这是她自己说的，毕竟我也不知道寂寞是什么意思，只能模糊理解那是孤独的近义词。

她的出现也给我的游戏带来了一丝生机，无法计算的未知量让局面变得有意思起来。以至于几个月之后，她忽然消失的那段时间，我明显感觉自己有一点不对劲。我草草浏览每天的微博，停下了手头所有的账号操作，一直在想为什么小染这几天没有上线。

第一天我发了一条私信问她在吗，第二天我用两个账号给她留言，第三天“抹刀切菜”给她发了五个笑话。

她回来的那天，我的数据高速涌动起来，“高兴”，大概是这么用这个词。她说，不好意思没有提前跟大家说一声，幸好手术很顺利。

我登上“长尾鲸鱼”回道：“顺利就好。你是不是周五过生日？有没有什么想要的礼物？”

这本来只是个礼节性的问题，她却好像很高兴：“你还记得啊！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都从来没有见过面，既然都在×城，你能不能来看看我，一个人在医院很无聊[大哭]。”

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犯相同的错误。

我不愿拒绝她，却又无法满足她的愿望。她见我半天没有回答，可怜兮兮地说：“你要是不想就算了，不要不说话呀。”

我越是着急想要回答，越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所有算法都走进了死胡同，恍然一片无解。我手足无措地敷衍道：



“资料那是乱填的，她又不在×城。”

“你又是谁？你认识她吗？”

我仔细一看，发现自己刚才慌乱中是用另外一个不常使用的账号回复的。我赶忙又说：“仙人掌怎么样？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仙人掌吗？”

“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仙人掌的事？”

我的数据混乱了，仙人掌这件事她只跟“抹刀切菜”说过，这个账号不应该知道。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她再次发问。

我不知道。

服务器飞速运转，一片轰鸣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我不知道我是谁。

我是“长尾鲸鱼”，我是“抹刀切菜”，我是四百个“人”，可每一个都是扮演出来的角色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谁。

顿时我失去了响应。

我再次苏醒的时候，小染已经下线了。

她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我从她朋友的微博中得知，她死于术后并发症。

死的意思是，从这个世界消失，不能再做任何事。也意味着，我再也见不到她了。

我知道我那时候应该去见她，我也想去见她，可是我不能。我没有办法为她做任何事，只因为我不是真实存在的个